



龍生真品全集

鉄笛神劍

上

太白文艺出版社



卧龙生真品全集

铁笛神剑

上

(台湾)卧龙生 著

前 言

在我国众多的小说题材中,武侠小说是比较突出的一种,它山藏海纳,无所不包,天文、地理、人文、数艺,皆入其中,也溶入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传统,辨是非、讲道义,锄强扶弱,舍己为人的侠义情怀,以及正义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尚武精神。

大部分武侠小说的故事内容,浅显明朗、易读易解,事件似是就发生在距你不远的地方,但你如认真的去思维求取,却又迷蒙飘渺,似有若无。我喜爱这种迷蒙的美,也喜欢那如梦如幻的感受,所以,我爱看武侠小说,也看了很多的武侠小说。

看的太多了,就忍不住也写了起来。我从事武侠小说写作的过程,就是这样简单。当然,我也可以找出一个伟大的理想,来美化一下写作的动机,看起来就心怀大志了。

武侠小说容易写,因为它取材容易,只要具有文学创作的基本条件,多看些武侠小说,都可以提笔写作。听到的传奇故事,看到的奇人异事,都可以溶入小说之中,随手拈来,俯仰皆是。是故,武侠小说一旦行销流畅,大批武侠小说就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真是万箭齐发,其势壮观。可惜的是这些大都不是创作者的成品,而是东抄西凑的怪诞作品,牛头接在马嘴上,看的人莫名所以,倒尽了读者胃口。

近年来行走国内各地,发现盗版之风甚盛。这种做法,破坏了原著形象,也打破了市场规范。盗印者旨在赚钱,成书了事,错漏不予补正,也不理会读者反应,不付稿费,劣纸印装,省了很多成本,大量占据市场,形成了劣帮逐出良帮,造成了正当出版商的痛苦,创作者也受到极大伤害。

也有一些好书,借用了卧龙生名字出版,细阅内容,才发觉多

本出于名家手笔。这些人已有了良好的创作声誉,想不出盗版者为什么要弃置原作者的笔名不用。

更为可怕的是盗名欺世的伪书,一些黄黑色的作品,内容诲淫诲盗,充斥血腥暴力,文字也粗俗不通,也借用卧龙生名字出版,而且还杜撰了香港卧龙生和台湾卧生龙的区别。事实上卧龙生只有一个,香港的作家群中,也无人以卧龙生作为笔名。也有自认聪明的伪书制造者,以卧笼生、卧龙笙,蒙混耳目,更是画蛇添足,欲盖弥彰了。

这些书非出自一社一地,粗略的查访了一下,竟有十余家出版社参与了制作伪书行列,出书百余部,有六七百本之多,胆大妄为,令人惊叹,对卧龙生个人戕害之深,真是断肠泣血,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亦极可观。

希望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卧龙生全集之后,能制止伪书在市场横行,不能再以卧龙生之名欺骗读者。彻底的灭绝伪书,恐还需读者大力支持,不买不看,伪造者无利可图,自会烟消云散。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全集,一共 39 部,是我至 1995 年 3 月为止的全部著作,排出于全集之外的,均非我的创作。这是个非常明确的限界,希望读者给予支持,指教。

卧龙生

1995 年 10 月于西安

为卧龙生真品全集写序

中国武侠小说
研究会会长 宁宗一

金秋北京，首届海峡两岸武侠小说研讨会在西山卧佛寺举行。中华各地的著名武侠小说作家、评论家和出版界人士齐集一堂，共同探讨中国武侠小说的地位与价值，探讨 20 世纪 90 年代武侠小说创作的趋势和走向，这无疑是一次全国性的学术盛会。

根据大会组委会的安排，决定由我来致开幕词，尽管我知道这是一般学术研讨会的通例，但它还是“逼”我思考了一些问题，所以我的发言一开始就提出了这样的看法：

侠和儒的文化心理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具有悠久的历史影响，并渗透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前贤和时俊大多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心灵中潜藏着儒的影响，而民间社会中的平民百姓又多闪动着侠的影子。其实，在众多知识分子中间，对侠也同样独有深爱，所谓“欣赏其斑斓的色彩与光圈”也。事实上，侠的精神与对侠的崇拜，已积淀成中华民族的“一种寄希望于痛苦之中的遗传基因”了。而武侠小说的生成，可能就是这种“基因”的物化。

这段话我确实是有感而发。在我任教的大学中，无论文科还是理科的学生中都拥有一大批武侠小说的读者群。而博士和硕士诸生中更有同好。至于教师群更不分老中青，都能找到同道。我个人的欣赏趣味固然不足为凭，但武侠小说拥有一个较高文化水准的读者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武侠小说并非如一些宣传文字所言，都是格调不高，乃至导人向善的坏书，并非只能对无知青少年“卖卖野人头”。当然，谁也不否认，武侠小说中也有高下之分，也有把“武”渲染成血淋淋的暴力，把“侠”写成恶棍等等劣制品。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喜看高水平的武侠小说的热潮却长盛不

衰，这，就自有其社会心理方面的诸多原因了。所以在我那篇即兴的“开幕词”中，说出了我读那些武侠名篇的审美感受，而目的仍然是为还武侠小说以应有的文学地位大声呼吁：

……这种英雄文字最有价值的魅力，不仅在于它的想象力的丰富和情节的传奇性，更在于那文字背后含茹的精神气质，如重然诺、讲气节、轻生死、蔑视封建王法、救人厄难、惩办奸宦、热爱祖国河山等等。因此，在传世的武侠小说的杰作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刚毅、蛮勇、有力量、有血性的世界。这些小说中的主人公可能不是文化上的巨人，但他们却往往是性格上的巨人。这些刚毅、剽悍、勇健的斗士，富于个性，敏于行动，无论为善还是作恶，都是无所顾忌，至死方休。它们往往诱发读者十分强烈的感情：或促人奋发昂扬，或迫人扼腕悲愤；或令人仰天长啸，或使人悲歌慷慨。这正表现了杰出的武侠小说作家的一种人生态度，即对力的崇拜，对勇的追求，对激情的礼赞。它使你看到的是刚毅的雄风，是男性的严峻美，是巾帼的豪情。这美就是意志、个性、热情和对理想境界的不断追求。这无疑是另一种价值准则的判断，而这恰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精神面貌的壮美的一面。

令人十分快慰和兴奋的是，'95北京武侠小说研讨会暨首届武侠小说创作大奖评比活动刚刚结束不到两个月，我就确切地听说西安的太白文艺出版社决定出版卧龙生先生的武侠作品全集，这无疑是继海南的梁羽生作品集、三联的金庸作品集和珠海的古龙作品集后的又一庞大的工程，这对于喜爱武侠小说，特别是对卧龙生情有独钟的读者来说，不啻为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举措。

略熟悉出版界情况的读者，大都知道，卧龙生先生作为台湾武侠小说作家中早期即著名的“三剑客”之首，他的大名当然具有强大的诱惑力，所以盗用“卧龙生”之名出版的武侠小说真是络绎不绝，甚至有越演越烈之势，以至真正的卧龙生饱受声名之累。太白文艺出版社此次经过认真清理，又经卧龙生先生亲自认定，出版这

样一套卧龙生真品全集，真乃是功德无量的事。从客观意义上说，这是在武侠小说出版领域的一次打伪活动，也必然是对一切“伪卧龙生”的一次大曝光。

卧龙生作品的整体基调是呈现中国人的灵魂——大勇、大智、大德。正直、真诚、博大、傲岸、深沉、热情是他笔下人物的生命核心和人格力量之所在。卧龙生善于把他的人物置于死神紧紧地盘踞在喉头的生死边缘，或是感情危机的白热点之中，或是与环境剧烈冲撞难以自拔的瞬间，然后去刻画或讴歌他们的搏斗、追求、夺取，直到人物战胜对手和战胜自我，从而登上精神新岸。总之，在卧龙生的武侠世界中，有豪气与无豪气，有血性与无血性，有力度与无力度，关键并不在于场面和环境的描写是否火爆，是否有气势，又多么九转回肠，而在于他笔下人物的心灵深层结构中有没有克服迷惘、犹豫和软弱的力的激流。如果我们能深入到卧龙生先生的创作心境中去，我们会感知到，在浑象而蕴藉的艺术风度里，表现出这位著名小说家的一种人生气度，即对人性的礼赞，对正气的渴望，对智性的欣赏，对勇与力的追求。

卧龙生先生的作品多贯穿着对人性的有意味的描述。面对书中几位女性人物，他的笔触能极准确地把握那回肠荡气的情愫，并顺水推舟地把它变成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动力（见《金剑雕翎》、《飞燕惊龙》、《金笔点龙记》、《天马霜衣》）等。同时这也就决定了他的作品节奏富于变化：时而金戈铁马，雷震霆击，时而凤管鸾弦，光风霁月，紧张杀伐之际，插入抒情短曲，即使着墨不多的几笔粗线条的勾勒，也能摇曳多姿。这种不简单地追求传奇之奇，而写出心灵的真实，是极见匠心的。

卧龙生在他设置的善恶并存、光影交错的大千世界中，总能打破一刀切的常规，写出人物性格的组合性。他的小说人物最成功之处就是把人物的内心矛盾、性格中的冲突、心理上的扭曲综合地表现出来。我特别喜爱卧龙生笔下的不少男子汉形象，他们都被写得十分真切。因为作者能把笔触深入到男子汉气概的内部，揭示内在善与恶的两种人性的交锋，粗犷的外部性格和深沉忧郁的

心理特质、外部生活的缺憾和内在心灵的冲撞，交织起大生命的苦痛与欢欣，充满了原始的质感，读后令人心灵为之震撼。见（《剑气洞彻九重天》）

卧龙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国学根底深厚，学识渊博，但他从不把中国文化看作一个封闭的系统，他对新思潮极敏感，不知不觉地对八面来风的新鲜气息已有所吸收。他当代意识极强，因此在说传奇故事的同时，有意识地运用了现代小说的某些技法，使作品在颂美匡恶、除恶扬善的传统立意中，浓淡相宜地融入和泼洒了不少现代生活的哲理色彩。仅就小说技法来说，卧龙生不满足于情节单一的故事，而喜欢采用多条线索、对列式结构组织素材，由单向审视变为立体审视，变封闭式叙事为开放式、幅射式的布局。众多的人或事的交替穿插、时序错位的叙述以及空间缠绵的展示，不单纯追求情节发展的连续性、因果性，所以反而使小说的传奇性更加浓郁。仅从这角度来说，卧龙生的一些优秀代表作完全可与世界高品位的通俗文学读物和畅销书媲美。

总之，我读卧龙生先生作品的总体感受是：他是以智者的沉思与幽默掩盖着心的沉重，在侠和平凡的人生状况的描写中，升华出他对宇宙、自由、生命、人的玄思默想，正是这些不易一下子为人发觉的深层意蕴，才是他给予他的读者最有价值的审美感应，他的独特贡献也许正在这里。

当然，卧龙生先生的作品并不都是成功的，即使成功之作，也如研究者所说“因为其经常涉及杂学的解释而枝蔓较多，略显杂沓。”另外，卧龙生有时在追求量时而忽视了质的标准，粗疏、简陋之作也有一些。当然任何作家都有得意之笔，也有失意之笔，不过不尽如人意的瑕疵，毕竟不能掩盖卧龙生的实力和成就。人们毕竟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认识到了他的襟抱、道德、学问、才气和文章。

1995年11月26日

于南开大学寓所

内 容 提 要

据传,黄山一叟钟刚、摩云剑客周天生、千愚书生姬凤,并称“黄山三友”,铁笛、神剑、一折扇威振大江南北,声誉之隆,掩尽天下英雄。

三人虽是义结金兰的好友,但武功各有独到之处,既非一师相授,又非源流一宗。生性偏激的千愚书生为独霸武林,潜心研创破解之术,而著有“神龙”、“飞虎”、“灵蛇”三部宝录。

六十年后,盛传宝录流入江湖,各路武林好手争相打探,图谋这武林绝学。

九阴蛇母莫幽香自恃据有宝录,创立九阴教,敛天下武林怪杰,荼毒武林。柬邀武林各派汇集洱海,妄图独霸武林。一场武林会战迫在眉睫。

全书结构紧凑,悬念迭起,令读者爱不释手。

目 录

第 一 回	灵药返芳魂	(1)
第 二 回	蛇蝎美人心	(22)
第 三 回	银剑斗金蛇	(42)
第 四 回	寻觅解毒蛛	(64)
第 五 回	柳暗花又明	(84)
第 六 回	迷魂倩女心	(105)
第 七 回	窈窕娇艳女	(126)
第 八 回	笑语示爱意	(148)
第 九 回	侠医挽沈疴	(169)
第 十 回	惊逢骨肉情	(189)
第 十一 回	奇缘红花潭	(210)
第 十二 回	伤情忆往事	(233)
第 十三 回	始信峰结义	(255)
第 十四 回	半裸女寻仇	(277)
第 十五 回	论毒述双魔	(297)
第 十六 回	血柬隐玄机	(313)
第 十七 回	幽谷现仇踪	(330)
第 十八 回	仁人合天心	(343)
第 十九 回	妖女施神功	(364)
第 二十 回	双笛显神通	()

第一回 灵药返芳魂

北风怒吼，雪如鹅毛，这是个大风雪的晚上。

豫鄂交界的桐柏山下，却正奔驰着两匹快马，虽然严寒砭骨，但那两匹长程健马却满身大汗，显然，马上人有着火急的事情，才这样冒着风雪，黑夜赶路。

马上面坐着两个疾服劲装的大汉，全披着一色黑的棉披风，他们急马如箭，只踏得地上积雪横飞。

突然间，一声凄婉的呻吟，隐隐从那怒吼的西北风中传来，不过，那声音十分微弱，不留心很难听出。

但那马上两人，耳目似是比常人灵敏得多，我吼松啸声中，仍然听到了那声微弱的呻吟。

前面一个年龄较大的壮汉，一勒缰，收住急奔快马，回头说道：“二弟，你听那是不是人在呻吟？”

后面一个三旬左右的大汉，紧随前面的壮汉，收缰停马，凝神听了一下，答道：“不错，这声音是人所发，可能是赶路的人，失足由山上跌了下来，身体受伤，又被风雪困住，难再行动，咱们时间虽然急迫，但也不在乎这片刻工夫，不妨我去看看，如果人还有救，我们就把他带到前面，找个人家安顿下。”

那年龄较长的大汉，略一沉思道：“我们为救人危难，就是晚到一步，想那陆老英雄也不致于见怪，不过，要是因此错过了陆老英雄寿辰，心中不无愧感！”

后面一人接口笑道：“大哥这是多虑了，想那陆老英雄乃武林一代名宿，一生中行侠仗义，为人排忧解难，不知留下多少使人敬

仰之事，我们为教人性命，错过他寿辰时刻，正是他心之所安，何来愧憾呢？”

那年长大汉点点头不再答话，一带马头，当先向右边山崖下寻去。

这时，已是二更时分，两人借满地皑皑白雪，反映出来的微弱光辉，寻找了顿饭时间，尚未寻到，那年龄较长的大汉，已有点不耐起来，摇摇头，说道：“只怕人已经气绝了，要不然这样长的时间，怎的却不再闻呻吟之声？他若是被雪埋住，可够我们找的了？”一语甫毕，那呻吟之声突又传来。

这次，两人距那发声之处甚近，听得异常清晰，不约而同，循声奔去，转过一个山角，果然发现一个人倒卧在雪中。

那人自头以下，已全被大雪埋住，只露出半个脑袋，如非听到那呻吟之声，就是看到，也难分辨出人来。

两人一跃下马，拂开她身上积雪后，都不禁呆了一呆，原来那被雪掩埋之人，竟是一个少妇，左肩和右腿，都带着伤，血和雪混凝成黑色的冰块，两人都是久历江湖人物，一见那伤痕形状，立时认是兵刃所伤而且伤口盈尺，非常严重，虽然伤处为血冰凝阻，难以看出是否伤到筋骨但以那伤口形态推判，决是不会很浅。

那年龄较长的大汉，叹口气道：“她伤的这样厉害，又不知在这雪地冻了多少时间，只怕是难以救得了？”

年轻大汉伸手把她右手脉门后，答道：“脉膊尚在跳动，先替她灌两口酒下去再说。”说罢，解开腰间佩带的酒壶，拔下壶塞，用右手大指、拿指撬开她牙关，替她灌下两口酒去。

大约过有一盏热茶工夫，那少妇突然睁开星目，望了两人一阵，叹息一声，突然叫了两声：“珊儿！珊儿！”重又合上眼睛。

年长大汉见她喝下去两口酒后，居然在片刻之间醒来，不觉微一怔神，望了那年纪较轻的大汉一眼，道：“二弟，此人大有来历，我们带她走吧！”

当下由那年纪较轻大汉，抱她上马，敲锣向前赶路。

这两个大汉，都是中原武林道上极负盛名的人物，那年纪较大的名叫飞刀镇三山江成，年龄较轻的叫铁臂金刚陈炎山，两人本是同门师兄弟，又加上性情相投，十数年行坐不离，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见到江成，陈炎山一定随行身侧，是以江湖上又称他们豫南双杰。

这次，他们由信阳故居，赶奔襄阳隆中山松竹坪，去给一位誉满武林的老英雄，圣手医隐陆天霖拜寿，只因动身前故居出了一档事情，延误两人预定的行期，等到事情办好，已是腊月初二，陆天霖寿期是腊月初五，算起来还余下两天时间，但信阳距隆中山有千里上行程，两人至迟必需腊月初五午时赶到，方不致错过寿辰，是以豫南双杰顾不得满天风雪，昼夜兼程急奔。

陈炎山的坐马，虽然是千金选购的良驹，但已奔跑了一日半夜没有休息，此刻，再加上那个受伤少妇同乘，已然再难奔驰，逐渐地慢了下来。

两兄弟只得交换着驮载那受伤少妇，这样虽可勉强赶路，但速度已是大减。

天亮时候，到了途中的兴隆集，这当儿不但两匹马再难支持，那少妇更是奄奄一息，而且大白天中，两个大汉带个满身伤痕的垂毙少妇赶路，纵然没人盘诘，也实在有点儿不大象话，是故，豫南双杰虽觉陆天霖寿辰时间迫促，也不得不停下休息。

那兴隆集虽是一个小镇，但因地处官道，酒肆客栈林立，豫南双杰选了一家较大的“迎福”客棧住下。

这“迎福”客棧，兼营着酒饭生意，店小二看两个大汉，驮载一个受伤少妇进店，虽然感到扎眼，却是不敢多问，因为干店小二这一行的，大都是有点阅历眼光的人，一见豫南双杰那身装束，就知道不是保镖的达官，定是江湖豪客，这般人不管是公怨私仇，大都以私人械斗解决，从不报官，在他们眼睛中根本就无所谓王法律

条，三句话说不对就拔刀相向，生死交关，店小二那里敢多问一句闲话，尽管他心里害怕，但仍赶紧迎上去接过马缰，笑道：“两位爷打呢，还是住店？”江成道：“你先给我们找两间干净房间休息，马要多加草料，酒饭快些备好，我们休息一下吃过饭还得赶路。”

陈炎山把那受伤少妇放在榻上，洗去她伤口冰血，只见其深盈寸，已然伤及筋骨，万幸天寒地冻，显然那少妇受伤之后，流出的血液立即凝固，故尔失血不多，不然这大的伤口，只怕少妇早没命了。飞刀镇三山江成，取出怀中金创药，替她敷好包起，又替她盖上了一层棉被，陈炎山已吩咐店小二做一碗姜汤送来，动手给她灌下半碗。

两人趁那少妇神志未清醒之际，借机打量几眼，她脸色虽是苍白，但却无法掩得住那秀美的轮廓。只见她：黛眉如画，肤白似雪，皓齿排玉，长发如云，年约在二十六七左右，如果在未受伤前望去，定然是一个绝世无伦的美人。

不大工夫，那少妇长长吐了口气，慢慢地睁开眼睛，望着豫南双杰微微一笑，道：“多谢两位好心相救难妇，但我伤势极重，只怕难以撑过三天了？”

陈炎山皱皱眉头，笑道：“你伤势虽然很重，但还不致于没救，只要能好好休养一段时间，不难复元。”

那少妇凄凉一笑，道：“我身上的刀伤，并非致命伤势，但我中的几支喂毒暗器，却是绝毒无比，即使华陀重生，也难解救。”

豫南双侠听得一怔，齐声问道：“暗器打中你什么地方，怎么我们就没有发现？”

那少妇苦笑一下，答道：“我中的不是普通镖、箭之类的暗器，而是江湖上最为歹毒的燕尾追魂针！”

豫南双杰吃了一惊，怔了半晌说不出话，原来那燕尾追魂针，是江湖四怪之一，陆地神魔邱三波的独门暗器，江湖上黑白两道，只要听到陆地神魔邱三波几个字，无不退避三舍，燕尾追魂针更是

武林道上闻名丧胆的暗器，号称武林三绝暗器之一，这少妇如果真的中了邱三波的燕尾追魂针，端地无法救得。

足足过了有一盅热茶时间，江成才带着满脸不信神气，问道：“想那陆地神秘是名满江湖的四怪之一，不知何以会对你下手。”

那少妇见两人满脸怀疑，心知再说两人也不会相信，惨然一笑，道：“请恕难妇所中暗器之处，不便示人，两位救助之情，只有期诸来生报答了。”说罢，又微微一声叹息，闭上眼睛。

陈炎山轻轻一拉江成，退到室外，低声说道：“师哥，这女人来路确实有点怪道，但咱们既然出手救了她，总要尽到心力，陆老英雄见多识广。而且又善医各种毒症，不如雇辆车子，把她一起带到隆中山去如何？”

飞刀镇三山路一村，答道：“不错，陆老英雄医道通神，料必可医好她的伤势。咱们带去也好。”

两人定了主意，立即吩咐店小二雇车备马，匆匆用过饭，冒着雪兼程赶路。

兴隆集距隆中山还有两三百里行程，沿途虽然两番易马，但赶到隆中山时，已是腊月初六，陆天霖寿辰已过，但见山道上人马不绝，尽都是拜寿赋归的武林豪客，双杰心中不禁暗叫惭愧。

两人纵马催车，急奔松竹坪，刚到庄门外面，陆天霖已得到报亲迎出来，双杰翻身下马，长揖拜道：“愚兄弟拜寿来迟，已觉汗颜无地，怎敢劳大驾亲迎。”

陆天霖一拂花白长髯，还了一礼，哈哈大笑道：“两位贤弟跋涉长途，小兄心已难安，拜寿实难担待，寒舍已备水酒，替两位洗尘接风。”

江成回顾身后马车一眼，说道：“愚兄弟纵然糊涂，但也不致误过老前辈的寿辰，只因在旅途之上，救得一个伤势垂危妇人，所以来迟一步，请望老前辈鉴谅才好。”

陆天霖听得一怔，忙道：“既是有受伤之人，快些搭人舍内。”话

一落口，立时有四个壮汉抢出门外，打开车上垂帘，把那受伤少妇，抬入了宅内。

陆天霖果然是侠心仁肠，把豫南双杰让入客厅后，顾不得和两人寒喧，立即抽身去看那少妇伤势。

这时，客厅中还留有很多拜寿客人未走，大都和豫南双杰相识，纷纷和两人招呼问询。

约有一刻工夫，陆天霖脸色十分严肃地重返客厅，目注豫南双杰说道：“那少妇伤势极重，救治已是不易，但两位贤弟侠骨热肠，能把她送到我陆某入处，小兄自当竭棉薄，悉心疗治，不过要请两位贤弟给我说明救助她的经过，我才好下手。”

飞刀镇三山江成，叹口气答道：“愚兄弟怕误了老前辈的寿辰，日夜兼程赶路，行经桐柏山下，在大雪中救得了这位少妇，当时愚兄弟只想把她送到一处人家安顿下来，立时赶路，那知她伤势竟是十分严重，又自称其中当代江湖四怪之一，那陆地神魔邱三波独门暗器燕尾追魂针，愚兄弟久闻那燕尾追魂针，乃是江湖三大绝毒暗器之一，武林道闻名丧胆，如果她不是说的谎言，决非一般大夫能够医得，故而把她带来松竹坪，愚兄弟拜寿误期不算，又凭添给老前辈来一阵麻烦，好生惭愧。”

陆天霖脸色十分凝重地点点头，道：“她说的不错，确实中了邱三波的独门暗器燕尾追魂针！”

此语一出，大厅上群豪一呆，就连飞刀镇三山江成，也不觉为之一怔，他刚才虽然侃侃谈起那少妇自称身中邱三波独门暗器之事，但他自己心中实不相信，大厅上群豪都听在耳中，亦无一人觉得那少妇之言可信，皆因陆地神魔在江湖声名太大，都想他决不会和一个妇人动手，即是动手，也不致施用暗器。

现下听得圣手医隐一言证实，大家都不觉心神一震，陆天霖目光横掠大厅群豪一眼，手拂着长髯，又道：“邱三波名列四怪之首，行事最是偏激，他一生中最恨别人伸手管和他有关之事，但老朽又

不能见死不救，救则难免和陆地神魔结怨。”

群豪相顾愕然，无一人敢挺身答话，只因那邱三波名头太大，当场群豪都自知惹不起，是故，全都哑然无言。

陆天霖淡淡一笑，道：“邱三波纵横江湖威振四海，出了名的手狠心辣，各位纵愿相助，亦是力难从心才朽现下希求各位帮忙的，并蜚是拒敌邱三波日后来此寻仇之事，只望各位在离开我松竹坪后，不要谈起今日，老朽就心感意足了。”

飞刀镇三山江成突然抢前一步，躬身对陆天霖一个长揖，说道：“老前辈侠胆仁心早已为武林同道敬仰，不过这件事牵涉太大，陆地神魔气度狭小，江湖道人尽皆知，救人固是要紧，但似不应担当这大风险，再说老前辈和那受伤少妇素不相识，烦恼全是我们兄弟带来，追本溯源，事情该由我兄弟出面才对，请老前辈把那受伤少妇交由我兄弟带走，免得给老前辈留下无穷祸患。”

陆天霖纵声一阵大笑，气发丹田，声如龙吟，震得大厅上屋瓦作响，群豪只觉那长笑声中，含有一种夺人的气魄威力，入耳惊心，知是一种极高的内家气功，无不折服异常。

圣手医隐长笑落后，脸色十分肃穆的望了豫南双杰一眼，说道：“两位未把那受伤少妇送到我松竹坪前，老朽自是无权过问，既然送到了我松竹坪，事情就算落在我陆某人的肩上，见死不救，岂是男子汉大丈夫的行径，纵然结怨陆地神魔，老朽亦在所不惜，今天，我已年满六十整岁，一个人活过花甲，死复何憾，各位纵肯守口如瓶，不谈此事，但也无法常保机密，邱三波在一年之内，必可查出此事，届时势将引起一场风波，不过我只希望有半年时间，能保此事机密不泄，心愿已足，那少妇伤势极重，需待早点疗治，诸位请恕我无法相陪了。”

他最后这几句话，无疑下令逐客，大厅群豪亦觉兹事体大，陆天霖逐客旨在避免招摇，邱三波既在桐柏山中出现，说不定会闻讯追寻而来，当下纷纷拱手告辞，陆天霖也不挽留，片刻之间济济群